

# “有物混成”与 中国古代宇宙本体论

孙 进 江林昌

《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其中的“混成”，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同，马王堆帛书《老子》作“昆成”。“昆成”亦“混成”，同音而借。如何理解“混成”，各家回答不同。或以为“浑然而成”，如：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王弼：《老子注》）

混成，混然而成，指浑朴的状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

混成，无形无象，混然而成。（黄瑞云：《老子本原》）

混成，浑然天成。（崔仲平：《老子道德经译注》）

混成，混然而成。（卢育三：《老子释义》）

或以为“混成”为“浑沌一体”，如：

混成，无分别的整体。混，无分别。成，整体。（冯达甫：《老子译注》）

混成，浑然一体，混沌状态的。（陆亢炽：《老子浅释》）

混成 混沌一体。（高专诚：《御注老子》）

混成，浑然一体。（罗伟国：《永远的老子》）

“混成”一词，是关系到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关键词语，对这一词语的解释，还涉及到对“易”、“道”、“太一”等哲学术语的理解问题，因此，值得深入探讨。上述把“混成”理解成“浑然而成”或“浑沌一体”都不妥当。我们认为，《老子》“混成”是两个词：“混”，指浑沌，“成”指形成。“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意思是说有那么一个物体，在浑沌当中形成，先于天地而产生。

“混成”指“浑沌中形成”

我们先说“混”字。

在我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里，天地阴阳产生之前的世界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这是我国先民对于宇宙前的认识。这种认识曾以寓言故事的形式见于《庄子·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

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袁珂先生《中国神话通论》对这一则神话有很好的解释：“倏、忽，譬喻的是一瞬间的时间。当宇宙还是混沌一团的时候，就连一瞬间的时间观念也不会产生。直到混沌开辟，才有时间观念的产生。”需要补充的是，就“倏”处于“南海”，“忽”处于“北海”看，“倏”与“忽”不仅代表时间，也代表空间。《庄子》是讲宇宙观的，其《庚桑楚》说：“宇者，有四方上下……宙者，有古今之长。”宇指空间，宙指时间。由此可见，作为宇宙的倏与忽产生之前，原是浑沌的世界。当宇宙产生，也就结束了混沌状态。《庄子·应帝王》说：“日凿一窍”，凿完七窍而人类有了“视听食息”时，也就是有了宇宙，于是“浑沌”死了。

庄子哲学源于老子，《庄子·应帝王》中“浑沌”的寓言正是对《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之“混”字的最直接正确的阐释。

“有物”之“物”即“道”、“易”、“太一”

那么，这个在混沌状态中形成，先于天地而产生的“物”是什么呢？《老子》认为就是“道”，也就是“太一”。其二十五章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返）。

老子在这里给这个“物”取字为“道”，命名为“大”。大也就是“太”，即太一。1993年发现、1998年公布的湖北荆门郭店战国

楚墓所出竹简有《太一生水》篇，为我们理解《老子》二十五章的“物”、“道”、“大（太一）”提供了更具体的资料。兹据李零先生《郭店楚简校读记》，将其原文主要部分摘录于下：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成岁而止……

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

原来这个从混沌状态中形成的“物”，就是哲学中常见的“太一”。正是这个“太一”从水中升起行于天空，又“藏于水”，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才产生了“天地”、“阴阳”、“四时”，所谓太一“成天地”、“成阴阳”、“成四时”、“成岁”，于是宇宙产生了。“太一”这种产生宇宙的功能，又见于秦汉间其他文献：

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礼记·礼运》）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吕氏春秋·大乐》）

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淮南子·本经训》）

“太一”是《老子》给那个从混沌中形成的“物”所取的“名”。《老子》给这个“物”所取的字则为“道”。因此，在周秦汉哲学书里，“道”的功能与“太一”同，

都是化生天地阴阳而形成宇宙: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六章)

夫道……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文》)

由此可见,“道”与“太一”都是宇宙的本源,而这个本源就是那个在浑沌中形成的物体。“太一”与“道”就是这个物的“名”与“字”。在先秦文献里,对这个宇宙本源之物还有一个称呼,这就是“易”字,《周易·系辞》说:

易与天地准。

易化乾坤。

易以道阴阳。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

“易”之化成天地阴阳、形成宇宙的功能与“道”、“太一”完全相同。因此,在中国早期哲学观念里,“道”、“太一”、“易”是对同一宇宙本源——物——所取的不同术语或称呼。

#### “物”字的神秘性与太阳循环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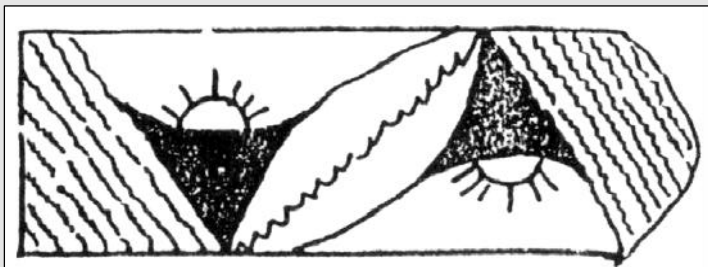
由上讨论可知,在浑沌中形成的那个宇宙本源之“物”,具有相当的神秘性。事实上,在古代,“物”字正有鬼神精灵之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长桑君)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司马贞《索隐》:“服之三十日,当见鬼物也。”《史记·孝武本纪》:“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

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杜预《集解》引如淳曰:“物,鬼物也。”《汉书·高五王传》:“舍人怪之,以为物而司之,得勃。”颜师古注:“物谓鬼神。”《汉书·宣元六王传》:“或明鬼神,信物怪。”颜师古注:“物亦鬼。”因为“物”是指鬼神之类,所以王充《论衡·论死篇》有“物与人通”语。

由此可见,“物”字的神秘性是由于其含有鬼神义。那么这个鬼神义又从何而来呢?结合有关考古资料和原始宗教常识,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中国原始宇宙观里,那个在浑沌状态中形成的神秘之“物”,原是指地球万物得以生长、所有生命得以生存的太阳神,“物”字的鬼神义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不断有太阳崇拜的图像出现。郑州北郊大河村遗址所出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绘有许多太阳光芒图像;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有日月山图形;在浙江河姆渡文化象牙板上有双鸟与太阳同体图;在江浙良渚文化玉璧上则是鸟立山峰图与日月山图同时出现,鸟是太阳神的动物化;云南沧源岩画则有人形太阳神手执弓箭、头上光芒四射的图画。这些黄河南北、长江上下随处可见的太阳图像,说明在史前时期,我国先民普遍奉行太阳光明崇拜。

初民观察太阳最真切的是:太阳东升后,可怕的黑夜过去,灿烂的白天来临;太阳西落后,第二天又从东方升起。于是原始初民们有了太阳循环运行而有昼夜阴阳之分的概念。这种认识开始也是通过图画来表现的。在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仰韶文化层中所出的一件陶钵上就绘有两个倒置



河北磁县下潘汪出土的仰韶文化陶钵“旭日半出倒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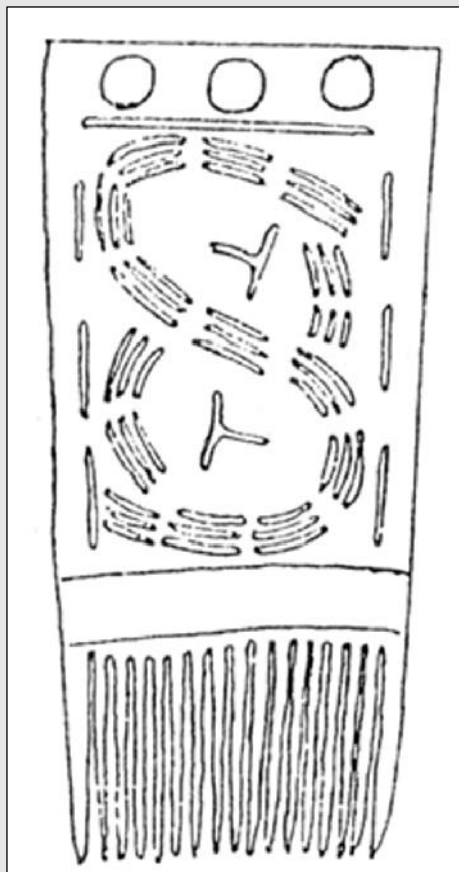
的旭日半出的图像，半个旭日作光芒四射状，旭日下的黑三角大概代表黑夜，斜坡应该是指海水。两个旭日半出图作倒置状，正是古人认为太阳在白昼与黑夜间周而复始作循环运行的形象反映。

与此图相一致的，是1959年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6出土的一件象牙梳上镂雕成的太阳循环八卦图，梳身板上镂刻成一个S形。这个S形由11组“ ”形符号组成，这个符号即后来《周易》的“乾”卦符号。在“S”形的上下口上，则分别由《周易》“坤”卦符号“ ”连接。在“S”形内侧，则有两个对称的“上”“下”符号，这在金文里正是“上”“下”两字。《说文》：“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下，底也。”段玉裁注：“天地为形。天在上，地在下。地在上，天在下。则皆为高。”综合起来看，这个“S”形图案正表示了天地乾坤、阴阳变化之意，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八卦图。

那么这个阴阳八卦图是如何产生的呢？答案就在梳身的上下端。在“S”形的上端有三个圆圈。逢振镐先生认为，这是“太阳的象形”。（逢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S”下面则是直条纹的梳齿，这密密的梳齿正好是海水的象形。这样就和“S”形

内的“上”（上）“下”（下）统一起来了。上为太阳，下为海水；上为乾，下为坤。而在“S”形左右两边，又各有三条竖刻的“ ”形。《说文》：“ ”，上下通也。”段玉裁注：

“可上可下，故曰上下通也。”综合起来看，整个象牙梳的构画造形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天地、乾坤、阴阳的上下变化，正是由于太阳在天空之上和海水之下循环运行



山东泰安出土的大汶口文化象牙梳上的“太阳循环八卦图”

所致。

史前时期初民们关于太阳东升西落、昼夜循环、阴阳四时变化的图像描绘，到了夏商周时期便有了相应的文字记录和概念术语。在甲骨卜辞里已有“出日”、“入日”的对举：

戊戌卜，内，乎雀于出日于入日。（《殷墟文字》乙编）

丁巳卜，又出日；丁巳卜，又入日。（《殷契佚存》407）

……出入日，岁三牛。（《殷契粹编》17）

史前时期初民们对天象的观察把握是普遍现象。到了夏商周三代才开始有专门负责观象授时的日官、天官、史官之类，而百姓对于天象仍然是普遍认识。所以，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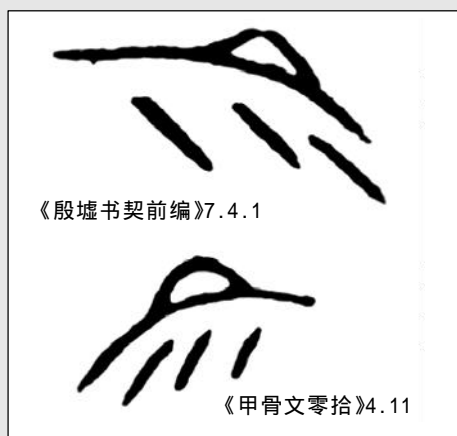
下潘汪陶钵上的两个倒置的旭日半出海面图、大汶口象牙梳“太阳循环八卦图”所表达的宇宙生成思维与前引《老子》二十五章和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所说的生于水、行于天、周而又始的那个“物”，完全一致。因此，这个“物”就是太阳神，是可以明确肯定的了。可见，“太阳神”与“物”、“道”、“太一”、“易”实际是指同一回事。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道”、“易”、“太一”等哲学术语，便会发现，它们实际上都是对日出海面而循环运行图像的概括。

“太阳循环观与“易”、“道”、“太一”  
哲学术语本义

关于“易”。

在甲骨文里，“易”字的构成正作太阳

露出海面的情景：



这两个甲骨文使我们立刻联想到磁县下潘汪陶钵上的旭日半出倒置图，其构图思路几乎完全一致。1968年台湾《哲学论文集》第3辑发表黄振华先生题为《论日出为易》文，认为“易”的本源即为日出海面之意。因为太阳东升而有天地、阴阳、乾坤之分，而“易”即日出海面之意，因此，《周易·系辞》说：“易与天地准”；“易化乾坤”，“易以道阴阳”，“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由此可见，“易”的本义正是从太阳东升而化成天地阴阳这一自然景象中引申而来的。

关于“道”。

“道”字最早出现在金文里，从首从行从足，其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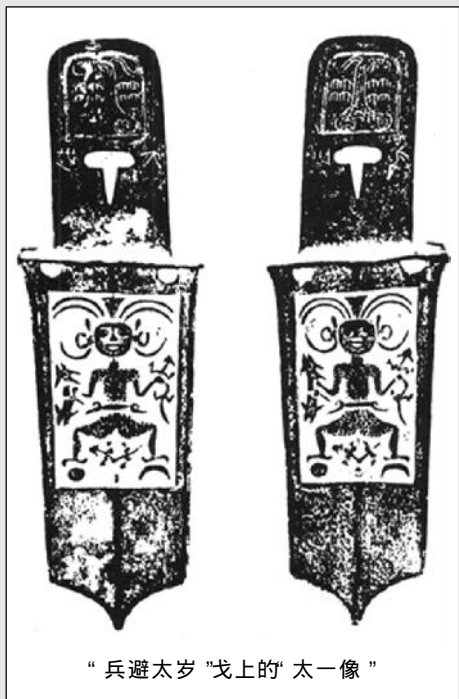


散盘 西周晚期

从行从足，表示循环运行，而所从“首”则为行走动作的发出者。“首”字从目从发，代表整个头部。如“鹿”与“𧢲”的古文体均如此。而在神话思维里，眼睛和太阳是互拟的。甲骨文、金文里“日”与“目”常可换用。如众字，或从日从三人，或从目从三人。《周易·说卦》“离为目”，又“为日”。《大荒北经》说太阳神烛龙“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大荒东经》说夔龙“其光如日月”。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则引作“目光如日月”。眼睛与太阳同构原是世界性的神话题材。戴维·利明等《神话学》和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等书均有论述。如在埃及神话中，太阳神何鲁斯的右眼为日，左眼为月；古波斯光明之神密特拉的眼睛就是太阳，其思维特征与我国古神话相一致。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道”字之所以从“首”。原来“首”代表太阳神，而从行从足，则表示太阳神的循环运行。正因为如此，所以“道”字也与“易”字一样具有生天生地、化生阴阳之功能了。所以《庄子·大宗师》说：“夫道……生天生地。”《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由此可见，“道”与“易”一样，同为宇宙的本源，只不过用不同的文字表达罢了。

关于“太一”。

1960年5月，在湖北荆门漳河车桥战国墓里出土了一件有图像与铭文相配的戈。此戈的锋头呈三角形，戈援近阑处有二穿，戈内带丁字形穿孔。在戈援与戈内均有正背相同的图纹，其中戈援的图纹为一个“大”字形神像。此神头戴分竖两羽的冠冕，身披铠甲，双手执龙蛇，胯下也



“兵避太岁”戈上的“太一像”

有一龙，双足踏日月。在戈内丁字形穿孔的上部为一只侧首张翼的神鸟。

此神脚踏日月，说明其为司日月之神，或者说其本身即为日月神。在《山海经》等神话传说里，主持日月之行的神人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大荒南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噓，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袁珂注：“此噓即上文嘘。”“羲和”一词乃“羲”字之缓言。羲即曦，日光嬉微之义，正是太阳初升时的情状，与旭、晓、晨、皙、昕、晃、昊等从日之字均属喉音晓匣类字，音义相同。而嘘、噓亦羲之同音近义词。在神话思维里，太阳神又常常动物化为龙蛇与凤鸟。《大荒北经》：

“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夸父、句芒都是太阳神，所以他们的形象与行为都与鸟、龙有关。而荆门所出兵戈上的这位神人也是双手执龙蛇，胯下又有龙，而且在神人的头顶，即戈内上部也有一只神鸟。其神话思维与《山海经》中的太阳神夸父、句芒正一致。

总之，荆门这件戈内的神人形象为太阳神，可以确切无疑。至于这位太阳神怎么称呼，答案则在戈内丁字形穿孔左右的铭文里。铭文共四字。俞伟超、李家浩先生考释为“兵避太岁”。李学勤、李零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太岁”即“太一”。（俞伟超、李家浩：《论“兵避太岁”戈》，《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释》，《文物》1993年第4期）而“太一”作为太阳神的别名，已见上述。又《史记·封禅书》：元鼎五年，武帝“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这里说得很明白，“画日月、北斗”“以象太一、三星”，则太一为日月，三星指北斗，至于“登龙”亦即戈援内手执两龙、胯下一龙、二龙之类。这是关于太阳神“太一”之“图”与“书”密切配合的一个实物证据，是为青铜器上的“图书”。

无独有偶，这青铜器上的“太一神图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里出土的“太一神图书”

书”又见于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所出的丝帛上。此丝帛上的图由青、赤、黄、黑等颜色绘成，“图”与“书”紧密结合。整幅图包括三层图像。上层为三个神像：居中神像最大，是整幅图的主神，标有神名曰“太一”；右边一神像侧脸朝右，题名曰“雨师”；左边一神像脸微侧左向，题名曰“雷（公）”。中层为四个武弟子：右起第一人所执兵器残泐，第二人执剑，第三人似着可御弓矢之甲冑，第四人执戟。四人左右各二，中间为上层太一神的下胯，胯下有一黄首青身之龙。下层为两条相向之龙：右边是“持戟”的“黄龙”，左边是“奉熨”的“青龙”。整幅图画有总题记，每层各神又有分题记，是为“图书”之“书”的内容。

总题记（在帛书右缘，直行）：

将（？）承弓先行，赤

白 莫敢我乡(向),百兵莫敢我  
伤。 狂,谓不诚,北斗为正。  
即左右 ,经行毋顾,太一祝曰:  
某今日且 。

分题记。上层中间的太一神的题记共  
两行,残缺不全:

太一将行.....

神从之,以.....

其余题记从略。

总起来看,整幅丝帛,“图”有主次,  
“文”有总论与分叙。图与文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篇相当完整的“图书”。

这幅丝帛“图书”的总题记以“太一  
祝曰”作总结,而主神题记以“太一将行”  
开始。因此,这篇“图书”的总题目和主  
题都应该是“太一神”。太一神胯下有一  
龙,再下面又有两龙。联系前述荆门“太  
一戈”图书也是一神三龙,则此“太一神”  
为太阳神亦可无疑。

“图书”上层在太一神左右,分别为  
“雨师”、“雷公”,则第一层为日、雨、雷  
天体神。“太一将行”而“神从之”,这所  
从之神,第一层自然是雨师和雷公。这是  
宇宙起源的初始阶段。“太一将行”与前文  
引《老子》二十五章曰:“太曰逝,逝曰远,  
远曰反”、“周行而不殆”以及“道”之本  
义为太阳循环运行相一致。

“太一将行”所从之神的第二层次便  
是图中间的四个武弟子。在古代宇宙哲  
学观里,兵器与四方四时观念是相联系  
的。如《管子·幼官》以矛、戟、剑、盾  
配春、夏、秋、冬。其他如《淮南子·时  
则训》、《洪范五行传》等也都有大致相同  
的记载。据李零先生分析,这丝帛“太一  
图书”中间层的“四个武弟子,右边两人

可能是代表东、春(?)和西、秋(剑),  
左边两人可能是代表北、冬(甲可以避弓  
矢)和南、夏(戟)”。可见,帛画“太一  
神”与“四个武弟子”的组合正是太阳运  
行而有四方四时的所谓“太一生四象”的  
宇宙观的集中反映,与《礼运》所载“太  
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  
时”完全一致。

荆门“太一戈图书”与长沙马王堆丝  
帛“太一神图书”表明,太阳运行而有天  
地阴阳之分、四方四时之变是古代宇宙观  
的重要内容。在史前时期与原始时期,这  
种宇宙观大概是很普及的,所以能在兵器  
上见到其“图书”,又能在丝帛上见到“图  
书”。

### 简短结论

由上讨论,现在我们可以得简短结论如  
下:

1. “有物混成”是说有那么一个物  
体,在浑沌中形成。

2. 这个在浑沌中形成的“物”,具有  
无限的神秘性,因为这个“物”就是太阳  
神。

3. 因为太阳神早上从东方海面升起,  
傍晚又在西山降落,如此周转循环,因而  
分开了天地阴阳,哺育了万物生长,引导  
人类走向文明。于是有了“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易与天地  
准”,有了“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等  
哲学概念。中国早期哲学观念里的“道”、  
“易”、“太一”原来都是对那个在浑沌中形  
成的神秘的宇宙本源之“物”的不同称呼  
而已。”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